

### 區區有故事之屯門

儘管對於「屯門牛」這都市傳說有着不同的解說，但它仍然精簡地道出屯門偏遠的地理位置，而且一度讓人有無限想像。坐落於香港的西北地區，從昔日作為駐兵的陣地到今天的新市鎮，它都以低調的姿態默默發展與演變。屯門，一個恍似被城市遺忘的角落，卻是一代又一代人成長記憶中的家。

日前，六件大型藝術裝置及公共設施以屯門河作為中軸，設於河的兩側、六個不同的公共空間。主辦單位不但期望透過藝術能夠美化生活環境，接觸社群，延伸訴說有關屯門的故事和傳說，更希望藝術品可以作為一顆種子，栽種於街坊的日常生活，甚至心靈中，讓公共藝術成為大眾習以為常的「新常態」，同時給這個家賦予正能量。

採、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苡楠

## 「室外藝術館」人與環境的橋樑

# 屯門河畔看展品 聽街坊講故事



●藝術品給屯門河一帶換上了新的面貌。

●羅曉騰認為長凳寓意一個家，誰都能坐在一起。

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的「非凡！屯門河」為屯門區社區重點項目計劃「活化屯門河及市中心環境」項目下的公共藝術計劃。其計劃從構思到落實約兩年時間，當中邀請到六組本地、來自不同界別的藝術家陳澹人、陳韻淇、羅曉騰、黃卓健、「耳製涼房」（鄭淑宜及梁嘉賢）及「La Belle Epoque」（吳斯翹及張慧敏）參與藝術在公共空間的創作、設計和建構。他們通過親身走訪屯門區內的社區空間，和裏面的街坊對話，感受屯門生活的氛圍，並以這些活生生的故事和觀感作為作品的藍本，分別創作出雕塑、城市傢具、編織藝術、甚至富有音樂元素的互動裝置等，以展示屯門區的靈魂藝術品不單單讓屯門河一帶添上了不一樣的色彩、換上了新的面貌，同時也牽動了街坊對自己社區的情感。

藝術推廣辦事處館長（公共藝術）羅欣欣表示，近年的公共藝術項目都希望尋回一些被城市遺忘、卻十分有歷史意義和價值的地方，並藉着藝術作品搭建大眾和社區之間的橋樑。「屯門其實有很悠長的歷史，我覺得很值得給不同區域的人推廣。」羅欣欣提到很多人對屯門的印象仍然停留在「偏遠」的想法，但其實它擁有一些連住在屯門的居民也不知道、讓人覺得驕傲的文化和人文故事。「我們希望計劃有助提高他們對自己本區的認識。」羅欣欣相信公共藝術不止刺激人們的視角和觀感，更重要的是引起話題給街坊、大眾去討論，帶動人與人、人與環境的溝通，給社區注入活力。



●藝術推廣辦事處館長（公共藝術）羅欣欣  
藝術推廣辦事處提供

給屯門一個擁抱

原是一名設計師亦是香港設計公司BLOW的創辦人及設計總監的羅曉騰，就為屯門的青賢花園帶來了兩件公共藝術裝置《團門》，以一座顏色鮮艷的心形雕塑以及藝術座椅，給社區的居民帶來與別不同的擁抱。平時除了設計工作以外，羅曉騰透露自己近年也在展開以擁抱為基礎的創作，而這次的邀請正正給了他一個好機會，將原來二維的創作立體化，同時延續他對擁抱的概念。「擁抱是一個動作，令你去了解、包容和接受。」羅曉騰在創作過程中了解到，屯門有「屯兵之門」的意思，於是在心形雕塑旁邊特意加上兩道門，讓人經過的時候有進家門的感覺。而座椅上亦有彩色、左右兩邊互擁的圖案，則希望回應心形雕塑的門，讓人感覺像回到家一樣，每個人都可以一同坐在座椅上。



●設計師羅曉騰  
藝術推廣辦事處提供

住在新界東的羅曉騰直言自己過去對屯門的認識並不多，亦很少對這個區域有認真的探索，直到這次再回到屯門，通過在不同的學校和青山醫院展開工作坊，尤其到伊斯蘭學校接觸學生，都帶給他驚喜和難忘的歷程。「在不同的小組中，我有了更多的思考，全部都發生在屯門，這裏很大、『很雜。』」才發現屯門佔地很大、容納的人群要比他想像的要多的羅曉騰，坦言這些體驗都顛覆了他對屯門固有的看法。「這個地方這麼大的時候，人們之間的距離就相對更遠，因此我希望作品能有地標性，能夠聚集人們的焦點。」有別於傳統銅像、人物的雕塑，羅曉騰在創作中注入「pop」的元素，盼藉此打破大眾對藝術品的固有印象，讓藝術文化在這個城市能夠更多元化。「香港人經常被灌輸負面的思想，但要是能夠讓公共藝術品包圍，最低層次是娛樂到自己，思想才更容易被啟發。」羅曉騰說。



●作品《團門》延續了羅曉騰與擁抱相關的項目。

「無限傳說」激發對社區關心

作品《屯門無限傳說》是由「耳製涼房」的鄭淑宜及梁嘉賢攜手創作，兩人同是藝術家，也是大學同學，而且都是在屯門長大，這次走進社區接觸街坊，搜集有關屯門的傳說，並根據這些故事製作了一組六件鑄銅雕塑設於屯門河邊其中一段。「通常我們會找一些好笑的元素放進作品中，因為笑話更容易引起共鳴。」再次回到屯門，兩人皆覺得屯門在「硬件上」的確有了很大的變化，區內的面貌改變了，但是街坊的人情味卻跟以前差不多，對她們來說還是一種屬於家的感覺。於是，她們在屯門開始尋找新傳說，因為她們都一致認為傳說能夠為一個社區帶來歸屬感。「講故事一般都是老人家比較多，我們就覺得如果能夠為屯門的新一代展開新話題，或許他們對這一區的感覺會更深。」鄭淑宜憶述小時候街坊會圍在一起談論古怪傳說，而現在卻少了這種聯繫，所以她們期望雕塑作品能再次喚起話題，拉近街坊之間的距離。



●「耳製涼房」的創作者鄭淑宜（右）及梁嘉賢。  
藝術推廣辦事處提供

●作品訴說有關屯門的傳說。



是騎牛上學，聽到這裏她們和街坊就在瞬間不約而同產生了共鳴，繼而創作了一個以「屯門牛」作為藍本的作品，從騎牛的雕塑延伸探索這個傳說的迷思。而雕塑《神奇大洞牆》就呈現了一個孩子的正面與背面。故事來自大興邨的一幅牆，傳說牆上有一個洞，要是孩子從一邊穿過去會變矮，從另一邊穿就會變長，所以現在就用東西在牆上擋着，防止孩子亂穿這幅牆上的洞。「我們希望他們看雕塑的時候能夠想想，這些事物與自己有什麼聯繫，激發他們對自己社區的好奇心。」作品《屯門無限傳說》顧名思義是藉着雕塑延續這一區的傳說，讓居民先從藝術中學會了解和欣賞自己居住的地方。



●作品《屯門無限傳說》中的雕塑《神奇大洞牆》。



●設計師陳韻淇  
藝術推廣辦事處提供

同樣在屯門成長、現為產品設計師的陳韻淇，過去住在屯門碼頭附近，她想起自己以前每天上課下課都沿着海邊走，因此她對大自然有一份親切感。其作品《河樹山家族》坐落於蔡意橋公園，由幾何圖形組成高低不一、色調簡約的桌椅和台階，選擇不同的位置，大眾能夠多角度的欣賞屯門河的景致。融入了河、樹、山的元素，除了呈現陳韻淇對大自然的眷戀和情感，也展現了她在作品中投放心思，她不僅有美觀上的考慮，甚至更着重桌椅在這個空間的功能性，以及是否滿足到不同人士的需要。「不規則的設計是想大家用的時候能夠有更大的靈活性以及一個更舒適的地方。」陳韻淇還特別提到，圓桌的一個角落有凹進去，像是崩掉的部分，是她特意為殘疾人士所設計，這也是她在日後的設計裏面希望挑戰和實踐的一環。

陳韻淇分享到小時候有很多機會接觸社區中心和社福機構，自己也從中受惠，所以她除了設計出《河樹山家族》外，還在跟不同的機構合作，給學生舉辦工作坊培養他們對公共空間設計的概念。如果公共藝術是作為一個社區裏面的硬件，陳韻淇認為軟件的配合亦相當重要。「我們都需要人知道怎樣去好好利用一個公共空間。」陳韻淇強調，香港的公共空間設計往往容易忽略殘疾人士的需要，甚少會考慮到加設無障礙設施，很少會在以人為本、美學以及共融上取得平衡。她舉例圓桌崩掉的位置，原意是希望給輪椅使用者同樣有使用公共設施的權利，同時做到健全與殘疾人士坐在一起使用，是她設計的初衷。「除了創意，在設計上也應該考慮社會失衡的部分。」陳韻淇說。



●作品《河樹山家族》坐落於蔡意橋公園。

## 公共藝術要親民 才能發揮教育功能

當記者經過屯門河的時候，遇見正於作品《屯門無限傳說》旁邊拍照的梁女士，她跟記者分享自己本身住在元朗，但經常會到屯門進行運動練習，這次來到屯門河看見色彩絢爛的藝術作品無疑感到驚喜。她提到平時很少會特意「出城」看任何展覽，這次能夠在日常生活中「經過」藝術品，感覺「很得意」，將會打卡在網上分享。「有趣的是他們會在作品前面拍照，照片就會有新的意義，因為這裏已經成為他們的家。」

羅曉騰認為作品在公共空間的擺放其實已經帶動了一種互動，即使每個人接受的信息都不一樣，但總會勾起好奇心和思維的碰撞。因此，羅曉騰和「耳製涼房」都一致覺得公共藝術不能過於「離地」，因為抽象的藝術品容易被大眾所遺忘，反之，親民的主題不但易於辨認、能夠為大眾提升美學，更重要的是提高對藝術的關注度。

此外，公共藝術的教育對於「耳製涼房」來說還不僅是在於對藝術品的認知，更是學會尊重作品以及藝術家。曾經經歷作品被破壞的兩人表示，公共藝術的展示既是考驗，也是一個社會對藝術品產生熟悉感和認同感的過程，從而讓大眾意識到藝術的價值。「以前的同學一直不知道我當藝術家是看什麼，現在他已經搬離了屯門，但因為這個項目，也回來特意看看。」兩人認為，常說藝術作為一種媒介，實際上做什麼大眾很難去理解，所以只有將它帶進生活大大小小的角落，才可以經過潛移默化，慢慢肩負「教育」的角色。



●梁女士經過公共藝術的時候忍不住拍照打卡。



●坐在作品《河樹山家族》旁，大眾能夠多角度的欣賞屯門河。